

文学研究丛书

WENXUE YANJIU CONGSHU



演义大家蔡东藩

李保明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演义大家蔡东藩

李保明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义大家蔡东藩 / 李保明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647 - 1962 - 3

I. ①演… II. ①李… III. ①蔡东藩(1877 ~ 1945)
- 回忆录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226068 号

演义大家蔡东藩

李保明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陈松明
责任编辑: 李 毅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张 15. 25 字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47 - 1962 - 3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 - 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 - 83201495。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在贫苦中课读	6
出生在水乡商埠	6
“唔个大乌龟”	9
在伴读中苦学	12
“我不是临浦才子”	17
失怙复失恃	20
做“枪手”还债	24
第二章 福建宦游归来	28
鸡汤污试卷	28
文字有灵官“白眼”	30
储学以待用	34
朝见皇上	38
福建宦游	44



第三章 著述国文教科书	50
琴石岗听演讲	50
编撰《论说文范》	54
不堪心事问东流	60
著述《女子论说范本》	63
引起外交纠纷	67
重增《幼学琼林》	70
任职“风波”	75
“伤心阿父何以为情”	79
 第四章 初涉历史演义	85
自悔临歧忍别	85
临江书舍论八德	89
琴瑟重和谐	93
唯有手中笔如刀	96
自成“历史演义体”	101
如何下效河间妇	104
《清史》出版周折	108
文字随风会为变迁	115
学做蒲松龄	124
恨向阎罗问姻缘	130
演义“一代太后”	133
赓续历朝演义	139
 第五章 一代演义大家	144
莫怪青年多越俎	144



看似容易恰艰辛	147
才子的脚伸进了坛里	151
叫他吃“红丸子”	154
愿附史家之羽翼	160
保护文在堂	164
立言“唐乌龟”	167
火烧焦了长袍	172
学生柴德赓	178
“皇帝”实是腥血铸成	182
打米店风潮	185
前不见古人	188
 第六章 来生再望出头年	195
治乱如治乱绳	195
许廪父续《民国演义》	199
书生办毛巾厂	204
内政失修外侮侵	208
联对成了《广陵散》	211
自号苍髯叟	214
不愿在刺刀下生活	218
抗日烈士墓志铭	220
老来复添愁	223
 蔡东藩大事年表	228
 主要参考书目	236
 后 记	237



绪言

我国是个史学发达的国度，各种各样体裁的史书，多得难以胜数。就以《史记》、《汉书》等系统记载我国从古到明代历史的二十四史来说，多到三千三百卷左右，再加上《新元史》和《清史稿》，总数共达四千余卷。如此浩繁的史书，能有几人尽读？而且，这些高文典册，一般人就是读了也不易读通读懂。这些问题，早在唐宋时就引起了一些文学家的注意。明清时期，一部又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接连涌现，“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1]、“种类颇夥，几与《四库》所藏相颉颃”^[2]。在历史演义小说领域里，蔡东藩先生是一位非常突出的人物，堪称通俗史学之集大成者。

蔡东藩先生的一生是命途颠扑而又笔耕不辍的一生。他出生于小职员家庭，幼年从兄课读，又伴读富家。中秀才后，因父母相继亡故而负债累累，只能靠买文、教书、代考还债，而科场又不顺，多次失意，直到1910年才以优贡朝考，名列一等，分发到福建候补知县，却又看不惯官场各种蝇营狗苟的恶习，告病归里。中年两丧其妻，又亡一子一女。晚年为避战祸，颠沛流离，直至怀着国仇家恨，悲愤与世长辞。

自福建宦游回来后，蔡东藩先生受好友邵伯棠的邀请应聘于上海会文堂书局，著述国文读本。此时，适逢辛亥革命，蔡东藩先生为之欢呼雀跃，在《中等新论说文范》自序中云：



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3]

这一段话，反映了蔡东藩先生的政治态度，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主张。然而，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性和自身思想认识的局限，让蔡东藩先生十分苦闷。他在修正邵伯棠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写道：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杰士，偶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务雪耻。乡曲小民仍贸贸无知，但曰：此国事也，肉食者谋之，吾侪小人，朝不及夕。夫岂热血之尽冷也，由未识国民之责也。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得矣。^[4]

蔡东藩先生是有爱国思想的人，也十分担忧当时学子国文水平的每况愈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相继著述了《中等新论说文范》、《女子初学新论说文范》、《国文新范》、《中等新国文范本》等书，重增了《幼学琼林》，修正了《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为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学子的国文水平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的爆发，曾给蔡东藩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迎来的却是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他痛感政局乱象不断，决定从《清史通俗演义》下笔，用自己的秃笔凹砚写出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兴衰治乱，用以警觉民众，炯戒帝制，以实现其演义救国的素志。他在《清史通俗演义》自序中说：

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而麀集其旁，争欲借佐命之功，博封王赏，几何



不易君主为民主，而仍返前清旧辙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5]

自1916年《清史通俗演义》完稿后，至1926年蔡东藩先生总共撰写了十一部通俗演义，分别为：清史、元史、民国、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和后汉史。这套通俗历史巨著，浩浩一千余回，上起公元前221年，下至1920年，记述了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约600多万字。若再加上他别撰的《西太后演义》和增订的《中华全史演义》，则达到700多万字，真可谓是宏文巨著彪千秋！

蔡东藩先生的《历朝通俗演义》不同于一般的演义小说，它不是以虚构故事来写历史演义，而是审慎取材，力求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性。他一再申明：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藉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褻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6]

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7]

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8]

坚持以历史真实为第一要义，所以蔡东藩的历史演义，不以曲折离奇的故事来吸引读者，而是重在记述历史的真实，甚而大量引用诏旨、奏议。有人因此认为其文学性差，对《历朝通俗演义》不屑一顾。其实，从历史演义小说的初兴期开始，就基本形成了据史演义、真实可信的核心规范。如余邵鱼说他作《列国志传》是“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其视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熊大木说他作《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以“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



目》而取义”。至于蔡元放在对冯梦龙之《新列国志》进行增删润色、订正讹误时，更提出了“实事实学”说。

再则，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民族要自强，国家要振兴，社会需要历史演义所提供的，自是历史真实。唯有历史真实，才能给民众对既往是非的辨别，对今后道路弃取的选取有所帮助。所以，天津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评价说：

蔡氏以此观点指导整套通俗演义的写作而自成一“新演义体”。“新演义”体的特色，博览群籍，广搜史料，文笔力求通俗，叙事端在真实，间入稗史遗闻，不过修饰文字，敷衍情节，要不得脱离历史正轨。他还采用夹批、后批和注释等手段，以发挥自己的史观、史识。这一“新演义”体裁，很适于普及历史知识，供社会教化之助。颇便于以国史回归国人，鼓呼民气，尽史家之职责。^[9]

应该说，来教授的评价是中肯的。时至当下，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依然是摆在通俗史家面前的一大难题。

蔡东藩先生的历史演义小说确实起到了牖启“闾巷颡蒙”、翊扬教化、劝善惩恶的作用，成了前无古人的演义大家。他的作品深刻影响了民国以来的几代国人。据相关资料记载，1937年1月，毛泽东同志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致电李克农，要他购买“中国历史演义”两套。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演义，就是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毛泽东同志本人也将这套书一直置于床侧。

通观蔡东藩先生的一生，始终跳动着一颗爱国之心。“清官救国”梦灭后，他相继尝试了“教育救国”、“演义救国”、“实业救国”的实践。姑且不论其他，虽然他的一些观点有其局限之处，然其以毕生心力用在历史演义的写作上，用心之良苦，学术之高达，毅力之坚韧，是值得我们敬仰、崇奉的！

**【注释】**

- [1] 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
- [2] 黄人：《小说小话》，见《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3 - 225 页。
- [3] 蔡东藩著述：《中等新论说文范》，上海会文堂书局 1921 年版。
- [4] 邵伯棠著述，蔡东藩修正：《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上海会文堂书局 1913 年版。
- [5]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6] 蔡东藩：《唐史通俗演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7] 蔡东藩：《民国通俗演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8] 蔡东藩：《后汉通俗演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9] 陈志根主编：《蔡东藩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32 - 38 页。



第一章 |

在贫苦中课读

出生在水乡商埠

蔡东藩家世居萧山城厢（今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是该镇四大姓氏之一。蔡本姬姓。西周时期，武王姬发将弟弟叔度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后叔度的后裔以封地为姓。唐朝时，其中一支南来会稽，卜居于新昌蔡岙。元朝时，蔡岙 14 世尊恽自新昌迁居萧山，是为萧山蔡氏第 1 世。到了蔡东藩的父亲蔡文杰，家境破落，又为避祸乱，便移居萧山之南的临浦小镇。

临浦原是浦阳江下游的一个湖泊。浦阳江，亦名丰江、浣江、潘水，发源于浙江浦江县西部的天灵岩，流经义乌、诸暨，北出萧山，注入钱塘江。在萧山界内，除了零星分布的会稽山尾间残丘外，是一片冲积平原。平原上河港交错，湖泊棋布。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古代湖泊中，最重要的有临浦、湘湖和渔浦三处。经过历代的围垦，临浦湖逐渐缩小，直至被围垦殆尽。

南宋，浦阳江改道西小江以后，临浦成为浦阳江和西小江衔接翻坝过闸的航道要冲，商贾云集，形成了市镇。浦阳江素有“浙江小黄河”之称。明天顺年间，为解除浦阳江水患，绍兴知府彭谊主持开通了临浦西的一个孤立岗阜——磳堰山。自此，浦阳江折向西北注入钱塘江。



这样一来，浦阳江从东往西，西小江从南往北，成丁字状流过临浦。因此，临浦溯浦阳江上游可至诸暨、义乌，沿下游可达杭州，并与富春江交汇，而经西小江又可抵达绍兴、宁波，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网。旧时，交通主要靠水路。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临浦成为一个活水码头，商贸业十分发达，其繁华热闹程度仅次于县城。即使到了内困外患、民不聊生的清末，这个方圆不足1平方千米的小镇，依然船桅林立，商旅络绎，热闹非凡。到了民国初年，沿江靠埠货船多时达七、八百只，店铺八百多家，山水商客云集，茶馆酒店遍是，被时人称之为“小上海”。民国22年（1933年），《中国实业志》将临浦称为浙江六大米市之一，日流量五、六千石，多时近万石。且临浦米市举足轻重，有“临浦米店老板打个喷嚏，萧山、绍兴的米价就会感冒”之说。

据记载，临浦还是古代四大美女之首——西施的故里。《越绝书》中说：“余暨，西施之所出。”古代，沿浦阳江有“上诸暨”和“下诸暨”之分。下诸暨即浦阳江下游之地。秦时置诸暨县包括了这两部分。西汉时把下诸暨单独置县，称“余暨”，三国吴时改称“永兴”，唐天宝元年正式改名为“萧山”。至今，临浦还有14处关于西施生活的遗迹。正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西施故里就有“诸暨说”和“萧山说”之争。

同样，蔡东藩的籍贯也有争议。蔡东藩的仲孙蔡福源认为蔡东藩的籍贯实为绍兴，而詹文元、王炜常等人则认为蔡东藩是萧山人。这与临浦的行政区划多变有着很大的关系。清康熙年间，临浦以大庙为界，东属山阴县（辛亥革命光复后，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县），地面约占三分之一弱；西则属萧山县，地面给占三分之二强。尤其是镇上的山阴街，自古就有“山阴不收，会稽不管”的说法，说得就是一镇二管，出现一些疑难的事互相推诿的事。直到1950年，整个临浦镇才划归萧山管理。

1877年7月23日（农历六月十三日），蔡东藩出生在当时的山阴县临浦牛场头街。

他的父亲叫蔡文杰。文杰者，文豪也。可是，蔡文杰并没有成为文中之“杰”，他只是一家丝行的小店员，挣些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蔡

东藩出生时，蔡文杰已有了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为了实现“文杰”的梦想，他省吃俭用，勉勉强强地把大儿子、二儿子送进了私塾。两个儿子也特别争气，尤其是二儿子，年龄虽小，却已粗通诗文，能出口对联了，被镇上的人称之为神童。

蔡东藩的出生，让蔡文杰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家里的人丁更兴旺了，忧虑的是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为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负担。他叹息一声，给接生婆递上了红包，也没去瞧一眼婴儿，就匆匆赶往丝行做工去了。蔡文杰怎么也没有想到，先辈对他的期望，竟然在这个小儿子的身上得以实现。

蔡东藩出生时，他的母亲已是四十出头了。清苦的日子，繁重的劳动，使得这位家庭主妇过早衰老了。她没有充足的奶水给这位小生灵吃，只得用米汤来喂食。这或许是蔡东藩后来身体羸弱的主要原因吧？

时光飞逝。倏忽之间，就到了婴儿弥月之日。按小镇的风俗，婴儿满月是要举行剃头仪式，办满月酒的。这一天，蔡文杰向老板请了假，早早上街买了一些荤腥菜肴。妻子知道蔡文杰的艰辛，也顾不上月子刚刚结束之忌，也起来张罗了。俩人忙碌了一阵，本家亲戚就拿着些婴儿所需的衣服、鞋帽一一过来了。不一会儿，剃头匠也到了。

祭请过了财神五圣菩萨及祖宗，文杰妻就抱着婴儿坐在祭桌前，因为婴儿头皮嫩，剃头匠只是象征性地在婴儿头上修剃了一下，边剃边念着“剃去胎发，越剃越发”、“人财两旺，金玉满堂”等吉利话。

剃好头，蔡文杰又抱着婴儿向菩萨行了三拜礼，然后将婴儿交给身边的大儿子，口中说：“阿哥抱一抱，大家和睦好。”

这时，剃头匠已将胎发与猫毛、狗毛混在一起，用红纸包好交给了文杰妻。文杰妻接过红包，利索地系在了床脚上，希望婴儿能健康成长，无病无灾，像猫狗一样好养。

酒席只办了一桌。蔡文杰举着酒杯，有些尴尬地说：“穷家的孩子不能算宝，毛毛又是丁中老三，但这总归是我们蔡家添丁加口的好事。天气炎热，不能多备酒菜，聊以薄酒，敬请大家！”这些本家们彼此心照不宣，个个点头称是。



这次满月之喜虽办得简朴倒也不失体面。等到宴毕人散时，蔡文杰高兴地对妻子说：“这孩子挑着夏天这个日子来，让我既省了钱，又光了脸。儿子呀，你这么小就知道体谅父母的难处，也许蔡家的希望就寄予你了呢！”说着，把脸颊贴近了婴儿。

他的妻子说：“别忙着高兴了。毛毛满月了，该给他起个名字了。”

“起名字是个学问，要不要去请先生起一个？”蔡文杰皱起了眉头。

“请先生起名，不是又得花钱吗？我想了一个，叫椿寿，你看好不好？”

“椿寿？”蔡文杰沉吟着。

“我请教过有学问的人，这可是个好名字。一来希望小儿像大椿般长寿，二来这‘椿’字是父亲的代称，‘椿寿’就是愿他的父亲长寿。好不？”

“为人父母的，谁不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长大后光宗耀祖啊。”想到这，蔡文杰点了点头。

俗话说，养小日日鲜。小东藩在父母的关爱下一天天长大了。虽然体质羸弱，然“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上天也给了他聪慧的天资。由于大哥、二哥都用劲于书文，在这样的氛围中，小东藩耳濡目染，三四岁上便能跟着二个哥哥吟些诗文了。

有一次，大哥故意考他，问：“椿寿，你生活在什么朝代？”

“不晓得。”

“记住，我国是清朝，我辈便是清朝的百姓。”

小东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蔡东藩怎么也没有想到，大清王朝带给他只有痛苦的回忆。

“唔个大乌龟”

1882年，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大清王朝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老百姓的生活也越发窘迫了。眼看到了年关，许多人家都为过年而犯着



愁，蔡文杰一家也不例外。

这一天，5岁的蔡东藩跟随父亲上街去办年货。

年年难过年年过。时值年关的小镇，越发热闹了。蔡东藩跟着父亲穿过山阴直街，来到了山阴横街。街上有家万成南货店，经营着各类鱼鲞、海味、南北果品和闽广圆糖。蔡文杰停下了脚步，在箩里小心地挑拣起了白鲞。原来小镇人家过年，“白鲞烧肉”这道菜是必不可少的。这白鲞就是黄鱼鲞，肉最好是五花肉，白鲞吃油，两者相配，鱼腥与肉腥相抵，鱼香与肉香相合，味道绝佳。

按理说，白鲞该挑大弃小，拣肥舍瘦。可蔡文杰因囊中羞涩，只挑了三片小白鲞。正待付钱时，忽闻柜内深处有人高声阻拦道：“且慢。”

接着，从里面踱出一个身着裘服、手捏水烟袋的胖子。这胖子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名叫倪万顺。倪老板来到柜台前，对蔡文杰说：“早听说蔡家养了个神童，今天我出个对子来考考。要是对了，这三片白鲞算我送了。”

蔡文杰知道倪万顺错将蔡东藩当作二儿子了，正要解释时，倪万顺已经开口了：“我的上联是‘三片小白鲞’。请神童对下联吧。”

话音刚落，小东藩那稚嫩的童声就响起了：“五（唔）个大乌龟。”

“哈，哈，哈。”旁边围拢着的人群立刻哄堂大笑了起来，还不忘竖起大拇指夸蔡东藩：“真是个神童，一出口就对上了。”

在一片笑声中，倪老板脸红得像火烧一样，只说了声：“白鲞钱不用收了。”就赶忙走进后堂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临浦方言中，“唔”是第二人称“你”的意思，“五”与“唔”同音。“五个大乌龟”变成了“你个大乌龟”，难怪旁观的人要笑了。

望着倪老板离开的背影，蔡文杰暗自为儿子的才思敏捷而高兴，但他仍坚持要付钱。店员却说：“你养了这么个好儿子，这白鲞就是老板不送，我也要送了。何况老板也吩咐了，这钱是一定不收的。”

蔡文杰只好作罢，道了声谢，便拎着篮子，领着蔡东藩，穿过大庙，来到最繁华的萧山中街。这一路走来，篮子却没有增添多少年货。可年少的蔡东藩跟着父亲穿梭在如饭架般横直交叉的街巷里弄，望着青



砖黛瓦的房屋和熙熙攘攘的景象，显得格外兴奋。

回到家，蔡文杰把大儿子叫到一边：“老大，今天椿寿可给我长脸了。过完了年，让椿寿跟你兄弟俩去读书吧。你是老大，可得管着些。”大儿子点了点头。

爆竹声中一岁除。过完了年，蔡东藩就跟着两位兄长进了苕萝乡临浦私塾。

李白在《咏苕萝山》诗中云：“西施越溪女，出自苕萝山”。苕萝山位于临浦东北，相传为西施的出生地。据明·嘉靖《萧山县志》（天一阁藏本）载：苕萝乡在县南二十五里，领临浦、西施等五里。临浦与苕萝乡有从属关系，蔡东藩就在临浦私塾从师葛氏，读起了赵钱孙李、天地玄黄。

而他的父亲蔡文杰从简陋的房屋里辟出一间书房，供兄弟三人读书用功。老大忠厚敦实，读书一丝不苟，他见蔡东藩没几天就将《三字经》背了个滚瓜烂熟，后来的《千字文》、《千家诗》更不在话下，就一咬牙捧出了《诗经》，让蔡东藩“啃”。

可过不了多久，蔡东藩的大哥病了。虽然蔡文杰倾其所有，为大儿子治病，大儿子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蔡文杰揪心撕肺地送走了长子。为了还债和节省开支，他把三个女儿都嫁了出去，蔡东藩也辍了学。蔡文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次子的身上。蔡东藩的二哥比他大四五岁，天资聪颖，十多岁时就能诗善文，当时镇上人都称他为“神童”。

大哥走后，蔡东藩兄弟俩的感情更加笃厚了。他二哥下学后，一边自己苦读，一边当起了小先生，教蔡东藩读四书五经。二哥对他的要求极其严格。蔡东藩为了在规定时间内背诵熟知，常常通宵达旦，秉烛夜读。他在这种严格的管教和具体指导下，长进很快，学识与日俱增。

只可惜天不假年，蔡东藩的二哥突患足疾，渐渐地不会行走了。蔡文杰请遍了镇上的名医，可医生们竟说不出究竟患得是什么病。蔡东藩的二哥苟延数年，终因回天乏术，在蔡东藩 11 岁那年也不幸夭折了。这正应了“贫寒人家苦难多”这句话。